

# 紀念也斯

學苑

隨筆

梁學思

1990年夏天，我往柏林探望在歌德學院習德文的朋友。他告訴我同學中有一個香港作家，很有趣的一個人，想介紹給我認識。後因時間不配合，約不成。很多年後，翻著《布拉格明信片》，突然意識到，當年緣慳一面的正是也斯(1948-2013)！這個時空錯位，讓我錯覺自己在歐洲認識也斯，儘管我們多年來只在溫哥華或香港見面。有幾年，他在海德堡講學或法國南部旅居，我正在阿姆斯特丹，大家說或能見個面吧，但終究都作罷。

也斯是我的長輩，多年來我都不敢直呼其名。他卻從來不當我後輩看待，常說X某不也跟我同輩份，還不是當口當面喊他「梁秉鈞！」，哪用這麼拘禮。我始終不能效仿X某，但前幾年也改口叫他也斯了。也斯和食物有關的創作，多不勝數。每個朋友都一定有不少和他進食的故事吧。每次回港，他都帶我到處「覓食」：元朗的盤菜、屯門的大排檔、Soho的印度館子、半山的素食點心、灣仔的fusion小店。他來溫哥華，因時差睡不好，常找我赴早得離奇的早餐約會！也斯寫食物了得，但進食並不特別講究，只要氣氛夠有趣，吃得隨便也無所謂。我帶他去過四街擺滿kitschy舊物的咖啡室、Robson街播韓國hip hop的麵店、Kerrisdale吃別緻下午茶的小餅屋，每次他都吃得很高興。

## 總會找個原因「扯你落水」

也斯不大喜歡「獨腳戲」，總會找個原因「扯你落水」。2004年他獲邀在UBC誦詩，我不過同桌吃飯，他卻把我也連在邀請者當中，說不如一同搞吧，至於搞甚麼，當時還沒弄清楚。到我家「開會」，當然不能不弄點甚麼吃的，結果花了不少時間研究我焗的司康餅，熬到吃飯時份仍未搞定正經事，就往樓下居酒屋用膳。我很喜歡他那首《蕁麻菜湯》，但因沒有英譯本，無法在雙語誦詩會閱讀。兩人喝掉了三瓶極品清酒後，他突然說：「不如你翻譯吧，那不就可以誦讀了麼？」清晨大醉後醒來，躺在沸騰的熱水浴，我一口氣把那首詩譯了出來。之後出版英文詩集，他常包括在內，戲說那是我們經典的合作。2011年再在UBC誦詩，他一如過往拉我同台朗讀。他事先沒有通知主辦人，當時我有點難為情，但終究敵不過他瞇起眼睛嘻笑著邀請：「一起讀吧，會更好玩的！」我很高興很高興沒有拒絕跟他再玩一次，因那是我們最後一次。今年1月冷清的早晨，聽到也斯過身的消息。我想起《渡葉》裏在機場Haida雕刻旁輪候的太空人父親。我想起《溫哥華的私房菜》裏吃下魔幻蘑菇的肥薛。謝謝也斯把有他在的溫哥華保存下來。我想像在另一國度，會再見到他嘻笑著找我搞些甚麼有趣事兒。或許我們能在歐洲碰面。或許久違後我擁抱他的時候，會當面直呼一聲：「梁秉鈞！」

本文作者梁學思為卑詩西門菲沙大學性別研究系副教授，電郵：  
helen\_leung@sfu.ca